

迂回趋近

文学或艺术都是以诗为核心的。所有的作品,真正意义上的妙品和高文,天才之作,都是言在意外,意在言外。它的“意”完全不能等同于和文字直接发生逻辑关系的那一部分,而是“象外有象,境外有境”,它是一种气息,一种气味,或无色无味的充斥和存在。它将外露的和隐存的、显在的和潜隐的,所有这一切综合一体,形成一种非常复杂的功能,在另一个心灵里启动和发挥出来。这些真的是很难直接表达的,因为这是神秘的诗意,我们只能用那种迂回的办法、比喻的办法,来无限地趋近诗中所要表达的某种微妙之物。

一个欣赏者在转递感受的时候是这样,一个写作者也是这样。写作者把所有的字和词、语汇,都折叠得非常短小,让它化为绕指柔,能够无限纠缠,去一点一点接近那个目标、那个存在。这是运用文字的奥秘和方法。比如所有的文字都是直线,它要在最细腻弯曲里运行,就要变得极短极微,变得极精密和极神奇。

那种微妙的诗意如果比作柔软的、随时变幻的曲线,那么使用语言去再现它,简直就是不可能的。因为组成语言的词汇是直线,它的单位长度再短也要妨碍使用,于是才有前面所说的“折叠”,让它变成最小、小到不能再小的单位。这种无限接近诗意的表述途径,就是一种迂回,因为舍此我们将没有一点其他的办法。

在阅读和欣赏李杜诗篇的时候,常常觉得离两位古人的情怀是这样地接近,但我们心里感受多多,却又难以转述。有时候觉得语言真是笨拙到了极点,因为我们感受到的那一切是无法用词汇再现的——尴尬的是我们手里只有语言。

李杜等杰出的诗人手里也只有语言,在这方面他们与我们是一样的。可他们是旷千古而一现的伟大诗人,是不朽的精灵。所以他们做出了语言的奇迹。

坐在巴塞罗那教堂前的台阶上,正是日落时分,不大的广场上人来人往,这里本来就是一个活色生香的地方,经常有集市或是民间活动,当然也是各路街头艺术家献艺的理想场所。那天傍晚,我们路过的时候,正有两位乐师在低吟浅唱,声调里有淡淡的忧伤,那旋律仿佛直接流到心里去。于是和很多人一样,我们也在教堂前长长的台阶上找了两个空儿坐下来,静静欣赏起这不期而遇的美丽。

演唱的是两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都戴着墨镜,一个弹吉他,另外一个吹萨克斯风,弹吉他的主唱,他唱歌像是在给人讲故事,娓娓道来,起伏流转地诉说着日子里的酸甜苦辣,生命中的悲欢离合,而他身边的萨克斯风,更是给这些个或轻快或忧伤的叙述配上了生动的注脚,将整个情境渲染得如诗如画。太阳缓缓地沉落下去,街上的灯火逐渐地亮起来,我们就这样坐在和暖的春风里,听了一曲又一曲。那天离开的时候,我买了他们的一张音碟,这还是我第一次从街头艺人手里买唱片。

回到德国的家里,一个有风的傍晚,我想起了这张CD,拿出来听的时候,以为可以重温那日的感动,可不知怎的却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其实里面的歌曲大多数都是我们那天听过的,而且录音棚的效果肯定比在街上听要好许多,应该

那天,华文部为了一位任职11年的老师辞职送行,我拿出了2010年春节拍的华文部老师贺新年的MV。视频里,大家走走停停,说说唱唱,像歌手一样。来我校不久的老师看了,大声嚷道:宣老师一点没变。

怎么可能!只是,与其他人相比,我的变化不明显。因为有的老师当年是孕妇,有的老师当年是长发,有的老师当年戴眼镜。而我呢,发型是原来的齐肩直发,老花眼镜只在批改作文时使用,时不时还穿上十年前的衣服,依然努力躲在不被注意的角落。从这点上来说,可能是没有变。

办公室里与我邻座的两位中国老师,都是60后的,虽然都比我大一点,但我的工龄最长。常常对着年轻老师说:“我们老人家……”而其实直到出国前,我一直是供职机构里最年轻的人。沧海桑田啊。

我自小读过这些书,后来去过一些与书有关的地方。

那是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那里随处可见古老斑驳的奥斯曼帝国的城墙和穿着长袍裹着头巾的人,这是个宛如一千零一夜传说中的国度。我想起了古代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全书有243个故事,是中世纪最伟大的民间文学巨著。故事源于波斯、印度、埃及流传民间的古老传说。书中有机智的少年英雄,有时隐时现的海上仙山,有深不可测的阴间地狱,有变幻不定的狐仙,有飘忽隐现的鬼怪,还有魔杖、魔戒、飞毯、怪鱼、大盗、神灯等等,稀奇古怪,目不暇接,欲罢不能。《一千零一夜》,这本书记载了于是一千零一个夜晚说完了的。从土耳其语来说,一千零一是代表着“非常了不起”的意思,因此许多人一直认为书名受到土耳其语的影响。

我曾游历过英国的泰晤士河,这是英国诗人艾略特赞美的“甜美的河”,河畔有个叫库克安沙丘的

听起来更美才对,怎么会反倒没有特别的感受了呢?

或许是因为这里不再是巴塞罗那温暖的春天?抑或是因为日常的琐碎冲走了假日里闲适的感觉?可能这些因素都有,但却又好像都不尽然。我想很多人均有过类似的感触:同样的好酒,在不同的地方喝味道好像不太一样;家乡的菜肴在他乡品尝,就觉得缺了点什么;自己在某地某处看见的月光仿似是最美的,以后怎么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么大这么圆的月亮……

世间的万物瞬息万变,也许那些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更能使人感到沧海桑田,然而人生中的变化却是时刻存在着的,人甚至不能经历两个完全相同的瞬间,所以,回忆再美好,也是回不去的过往;而未来会怎样,不管是理想还是梦想,都还是只是个“想”而已。

也就只有“当下”是相对来说最切实的了。人来世间走一场,从起点辛辛苦苦走到终点,像是画了一个圆,填满这个圆的,是一个又一个无法复制的瞬间,如果能在这些瞬间发生的时候,就能够意识到它们的可贵并去细细品味,记住每一个当下带给自己的体会与感受,那么这样的一生也就不会少了很多的遗憾吧。

我也许不会经常想起去听那盘CD,但是我不会忘记巴塞罗那那教堂前那个美好的黄昏,还有那晚风中飘扬着的吉他与萨克斯风的和声所带来的清风拂面的感觉。

中年是什么?是突然发现新来的老师的妈妈与我同龄;突然得知孩子早婚的同龄人已经当了奶奶;是所回忆的童年遥远得几乎与我无关;是看着衣橱里的一条条旗袍失去了尝试的勇气;是面对卧床的妈妈怀念着妈妈60岁时日子的美好;是想到未来时涌起的阵阵茫然。

中年是顺从自己的年龄。我执教的学校距离离家只有两公里,步行只要10分钟,可我依然每天开车上下班,支付着每月近3000元(人民币)的养车费。高峰时,车速比走路更慢,所以必须更早离开家,理由是,已经这把年纪了省那个车钱,何必?舒心比较重要。

中年发福,是件多么可怕的事情,于是,每一个清晨强迫着自己在阳台上运动半小时,从做操到拉筋到转呼啦

地方,有位作家在这里度过了他梦幻般的美好童年,这为他日后创作童话《柳林风声》提供了最初的灵感源泉。这位苏格兰的作家叫肯尼斯·格雷厄姆。作家有个4岁的儿子,他的昵称为“耗子”。作家父亲每天晚间在床头为儿子

不让童年缺憾的书

张锦江
“耗子”讲一只柳林河岸的蟾蜍历险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主人公是身穿人类服装并且能说会道的四个可爱的小动物:鼹鼠、水鼠、老獾、蛤蟆。《柳林风声》出版后,美国总统罗斯福看到了,他给作者写信,他说,他把《柳林风声》一口气读了三遍。

那一年我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的大街上寻找拉格洛芙和她的大白鹅。这位19世纪的大街上是没有大白鹅的,而瑞典女作家拉格洛芙却在斯德哥尔摩皇室女子师范学院学习过。这位女作家的肖像挂在瑞典货币20克朗钞票上。以她的作品《尼尔斯骑鹅旅行记》命名的“尼尔斯”儿童文学奖在这里诞生。这位下肢患疾行走困难的女作家,应瑞典一位小学校长的请求,年近50岁的她答应写一本适合儿童读的书,她带着巨大的痛苦,在瑞典全境实地考察,研究飞禽

历史学家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一书中,曾提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设有一个“丁龙讲座”,这也是美国为汉学设立的第一个讲座。唐德刚说,通常美国大学里设立的所谓“讲座”,多为纪念性质,一般由私人捐助巨款,由此生息,然后以每年所产生的利息所得,作为该“讲座”教授的薪金。这样的“讲座”当然不会轻易设立,比如“丁龙讲座”。

哥大设立“丁龙讲座”,是为纪念一位名叫丁龙的中国人。丁龙只是一位在美国“讨生活”的“华工”。但是丁龙打工的地方有点特别,是在卡本迪(1825—1918)将军府上,他受雇于卡本迪家做男佣。丁龙为人勤劳诚实,工作尽心尽责,深得卡本迪将军全家信任。正是鉴于这些因素,当丁龙到了退休年龄要离开卡本迪家时,卡本迪将军额外赠送给他两万美金以答谢他。丁龙一再谢绝,说自己退休生活完全无虞。但卡本迪将军执意要给他,最后实在拗不过,丁龙只能收下。但他随后就

圈,周末则另加游泳,雷打不动。那岂不是我爸当年退休后的生活方式吗?

中年常常跑医院。眼睛里有飞蚊,牙齿偶有酸痛,听力似乎下降。医生检查后却说:“哦,你这样的年龄,视力1.5,满口结实的真牙,这种情况算很好了。”只能作罢,任身体每况愈下。

中年是面对明星的不老神话生出大大的惊讶;中年是听到熟悉的歌曲失去了跟唱的兴趣;中年是不攀比不争论不羡慕不争取;中年是知道每个表面的背后都有另一番景象。

中年是捧读奖励的《孤独六讲》不厌倦,中年是每晚听着《十点读书》才入睡;中年是觉得沙发不重要茶几不必要电视机无需打开的安静;中年是将多余的东西或扔或捐或挂上网卖掉想着法子做减法的痛快;中年是需要燕窝鸡精

走兽的习性,探求各地的民风民俗与民间传说,历经艰难完成了这部举世闻名的童话艺术珍品《尼尔斯骑鹅旅行记》。这是世界文学史上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童话作品,也是世界童话史上一部难以逾越的罕见经典。她写的故事是那么离奇,一只家养的雄鹅居然会飞,调皮的男孩尼尔斯惹怒了小妖精,小妖精会把男孩变成了一个小小人儿,奇异无比、惊险万分的旅行就这么开始了。而这离奇却给了孩子深大意义的教益。斯德哥尔摩因此给予这位女作家崇高的荣誉。

当我站在丹麦哥本哈根市政厅附近的街头,抚摸着高出人头的安徒生铜像时,崇敬油然而生。这位19世纪的丹麦童话作家,被誉为“世界儿童文学的太阳”。他的童话《丑小鸭》《皇帝的新衣》《卖火柴的小女孩》《拇指姑娘》《豌豆公主》《坚定的锡兵》《夜莺》等在世界各地家喻户晓。他的童话集《安徒生童话》被译成150多种语言在流传。我望着童话巨人塑像头戴着一顶高高的圆礼帽,揣摩这里面蕴藏着什么秘密,是写的,这里罩着156篇童话。我恍见礼帽的帽檐上爬着小妖精、小玩偶、小土克、

“丁龙讲座”及其首位教授

陆其国
将这笔钱全部转赠给了哥大,作为“研究中国文化”的经费。卡本迪将军知道后,深为感动,追加一笔巨款,与丁龙的捐资一起凑成十万美元,为哥大特设了一个“丁龙讲座”,以纪念这位了不起的“华工”。

唐德刚不由感慨道,“丁龙原为一华工,姓丁抑或姓龙,已不可考。……古人说:‘善要人知,便非真善。’丁龙究竟姓啥名谁,我们都不知道,而能有此义行,实在可说是‘真善’;而卡将军不惜巨款以成人之美,也是难能可贵!”接着,唐德刚的话题即由“丁龙讲座”,谈到了其首位教授——哥大的夏德先生。

夏德教授以《中国上古史》《中国与东罗马交通史》等著作,深受当时学术界重视。而说起夏德教授,不能不提及当年他与胡适的一段往事。那时人们看到的是夏德教授风

度翩翩出入于哥大的身影,却看不到他内心的纠结,这就是几乎没有学生愿意跟随他学“汉学”。正是在这种困扰下,夏德教授向当时正在

哥大求学的中国留学生胡适提议并发出邀请,希望胡适能跟随他学“汉学”。其时胡适所学重心在“政治理论”和哲学方面,但他还是欣然接受了夏德教授的提议和邀请,以“汉学”作为自己的副修课。胡适眼中的夏德教授“是一位很有趣的人物”,他记得,夏德教授讲过他为中国驻纽约总领事当翻译时的一件事:当时那位中国总领事即将离职回国,纽约市商会为他设宴饯行,请夏德教授担任那位总领事临别致辞的翻译。让夏德教授始料不及的是,那位即将离任的中国总领事致辞时说的竟是一口福州话,夏德教授一句也没听懂。情急之下,他只能佯装一边洗耳恭听,一边认真记录的样子。

待前者致辞结束,夏德教授即起身用英语翻译道:“我(总领事)这次离纽(约)返国,心里充满一喜一悲的矛盾。喜的是即将重返祖国与亲人久别重聚;悲的是与纽约诸新交之识从此握别……”总之,夏德教授神情并茂的“翻译”一结束,全场即报以热烈掌声。显然,夏德教授能脱此窘境,或即基于他的“汉学”功底。

夏德教授曾邀请胡适到他公寓,介绍认识他的一些朋友和其他学生,这些都给胡适留下深刻印象。今天看来,哥大“汉学”研究成绩斐然,夏德教授应该与有功焉;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丁龙讲座”所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

中年空巢所带来的变化,请看明日本栏。



大地飞歌 (漆画) 陈金华

小锡兵、小伊达……一只只数不清的手,白色的、黑色的、黄色的、棕色的手在抚摩塑像的手、手杖、握捏着的书,还有鞋面,那里的铜绿已经磨尽,露出亮亮的黄铜本色,它倾诉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崇敬与爱慕。而在哥本哈根的人海口,那里有一块巨大的花岗岩石,上面有一尊小人鱼裸铜像,这是安徒生的名篇《海的女儿》的主人公。我久久望着小人鱼那双忧郁的大眼睛,我想,安徒生与她是不朽的灵犀。

我在德国的莱茵河上荡漾时,只觉得这河倒也平常,但河的一侧却有个叫哈瑙的小镇,那里出了一对举世闻名的人物叫格林兄弟。哥哥雅各布·格林是严谨的史家,弟弟威廉·格林是文笔优美的作家,

他们从1806年开始,用了八年的时间收集、整理德国的民间童话、神话、传记,加工出版了《儿童和家庭童话集》,这就是后世传诵的民间童话集《格林童话》。虽然这不是一本创作童话集,但是自问世两百多年间,已被译成世界上

一百四十余种文字,其中《青蛙王子》《灰姑娘》《睡美人》《白雪公主》等都是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名篇。

我把我在这些经典作品创作的现场考察告诉读者,我说,这都是一些值得读的书。

只有读过这些书的童年才算完整的。只有读过这些书的童年才不会遗憾。

本文为“我爱读经典”丛书(少年儿童出版社)序

中年之悟

(新加坡)宣 轩

中年是什么?是突然发现新来的老师的妈妈与我同龄;突然得知孩子早婚的同龄人已经当了奶奶;是所回忆的童年遥远得几乎与我无关;是看着衣橱里的一条条旗袍失去了尝试的勇气;是面对卧床的妈妈怀念着妈妈60岁时日子的美好;是想到未来时涌起的阵阵茫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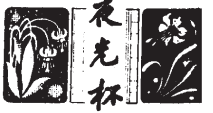
中年是顺从自己的年龄。我执教的学校距离离家只有两公里,步行只要10分钟,可我依然每天开车上下班,支付着每月近3000元(人民币)的养车费。高峰时,车速比走路更慢,所以必须更早离开家,理由是,已经这把年纪了省那个车钱,何必?舒心比较重要。

中年发福,是件多么可怕的事情,于是,每一个清晨强迫着自己在阳台上运动半小时,从做操到拉筋到转呼啦

十日谈

人到中年

责编:殷健灵



夜光杯